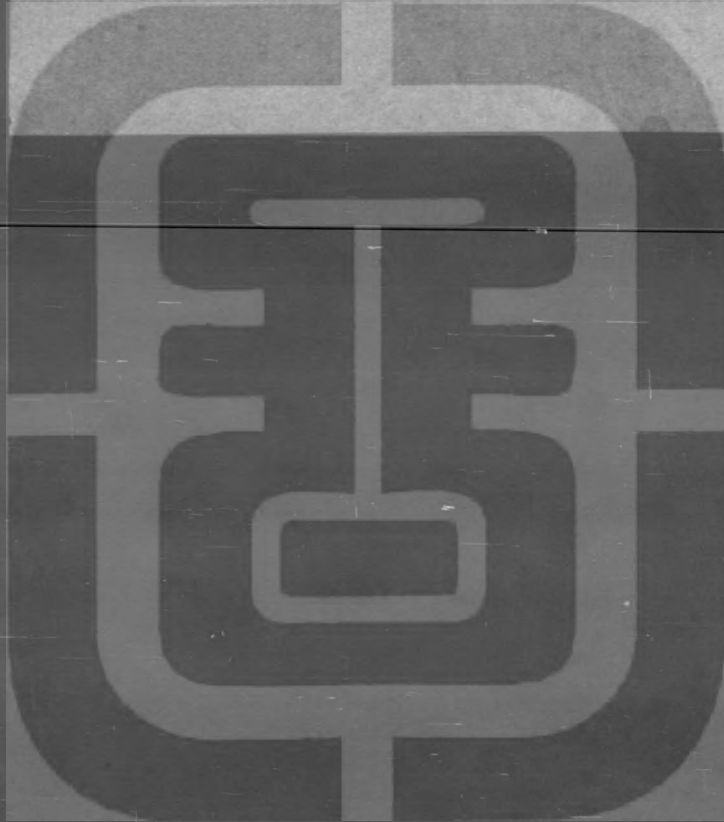


策

直言
帝王
任官
政化
禮樂
刑法
平農商
曆運
災祥

文苑英華

四百九十一至五百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一

策十五

直諫

直言極諫策一道

茂才

茂才異等策一道

直言極諫策

建中元年二月十五日

問朕聞古之善爲國者未嘗不求正士博採直言勤而行
之輔成教化者也朕臨御日淺政理多闕每期忠義切投
藥石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奮俟時今啓乃沃予當有犯而
無隱朕竊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義軒下遵堯舜還一作
已散之淳朴振將頽之紀綱使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
猶輕犯吏尚徇私爲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
而致是乎爲君謝禹湯使之然也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

叙施何化而可以外戶不扃五諫安從三仁誰最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栢靈但見含容兩無猜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旣其儔應詳往行四賢優劣佇辯深疑在於朕躬所有不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面從以重不德

對策

姜公輔

對臣聞堯舜之馭寓也以至理理萬邦以美利利天下百姓猶懼其未化也萬邦猶懼其未安也乃復設謗木詢讜議不敢滿假不敢荒寧伏惟陛下玄德統天文思居業慎重光之丕緒返淳古之休風光啓憲章疇茲管蒯錫臣之策思以啓沃臣狂簡不知化源謹昧死稽顙輒陳愚慮一制策曰朕竊不自揣敢慕前王欲上法羲軒下遵堯舜還一作已散之淳朴振將頽之紀綱使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

猶輕犯吏尚徇私爲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爲君謝禹湯使之然也大矣哉陛下之言乎臣聞禹稱善人不善者遠矣伏見陛下徵隱逸於空山拔夔龍於下位聘名士禮賢者善無欲之途發惟新之詔使吏肅人悅法明令張而猶曰君謝禹湯臣非稷契此陛下讓之至也臣何敢間焉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軒同光於堯舜制策曰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術而可以外戶不扃者陛下孚惠心和戎狄相彼君長解辯戶庭應以地僻遐荒未知聖造伏以戎狄輕而寡信貪而無親視邊戎申嚴則請通國好覩疆

場無備則屢啓貪心固難可以禮義和難可以恩澤撫取
今之要莫過於智將悍卒設險邊隅臣伏以陛下且以恤
下爲心不以西戎爲慮今請制其邊兵有常數邊將有常
務分其土而居之給其畜而業之因其業也而爲之城池
因其將焉而爲之牧守又申嚴其令使獲虜馬者賞以馬
使獲虜羊者賞以羊人皆固業戰自力倍則可少安今積
甲日深興戎歲廣黎人抗斃未可勤師伏望利物之原息
人之道使廣庶類農桑以時弘濟濟之士於朝盛洋洋之化
于野使其來也慕斯文物之盛居其邊也杜其利欲之求
然後款塞而可聊叙矣夫姦邪生於豪傑廉耻生於禮義
禮義立孰有不耻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義趨利者乎臣
以爲遂其富利之業申其仁義之化則外戶不扃矣制策
曰五諫安從三仁誰最者夫五諫者以諷爲先亂國非無

直言也直言不用故諂諛勝矣理國非無諂諛也諂諛不
用則直言勝矣時逢否閉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
臣請從其直諫臣之職也敢二事乎昔商紂不君虐弃天
物三仁弼諫藩捍宗彞退八百之師抑三分之衆均其憂
亂俱可稱仁較其持危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亡之義且曰
陷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古智免進不失其正在于太師
乎制策曰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栢靈俱見
含容兩無猜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旣其儔應詳往
行四賢優劣佇辯深疑臣聞君明則臣直三聖以乘時開
國叅佐昌圖二臣以委質造邦克扶輿運開忠謹之路成
不諱之朝固擬議先論比方不忤將以感君之未寤致理
於昇平絕好惡之門傳和睦之代名高終古傳在策書巍
巍三代斯爲盛美臣素無學術謬竊對駁若變其微斯言

之玷使臣以禮晉武寧劣於漢高鼓怒抗辭周昌不優於
劉毅制策曰在乎朕躬有所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
面從以重不德者臣固凡陋越在側微仰天地之大全空
忻化育沐陰陽之廣運每荷陶甄豈意聖詔荐臨猥
垂下問心慮殞越夏蟲不覩於春冰曲士寧知於天道
欲申微素進退憂惶伏見陛下以道生成以德覆載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損金玉於江湖反珍竒於藪澤委符瑞
爲草莽用忠良爲靈慶臨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誠太
平之道也刑措之漸也臣不勝其抃願陛下俯仰必於是
寤寤必於是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抑臣以爲知終終
之可以存義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終之臣不勝葵藿
傾心之至謹對

茂才異等策

問大禹求賢而夏德長茂文王多士而周道緝熙然則爲
政在人人存政舉朕德薄化淺嗣膺寶業夙興寅畏若涉
大川求思至謨庶答天誡子大夫志行修潔學術通贍儲
思於天人之際研精於大道之極儼然就辟良用嘉焉迺
者夷夏多虞烽鞞屢警因之以荒饑生人蕩析比屋榛蕪
今八表甫清萬兵未戢朕恭承丕緒寔濟橫流期致和平
惟新制度而成湯受夏周武定殷劉矯羸弊魏乘漢俗以
亂爲理以安易危必有至政存乎令典同符今日可舉而
行精辯所長著之于策禹謨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五
紀有守有爲是彝是訓經綸遠古用彰得失國志詳載天
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爲急並宜明勅功利別白條流較
聖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捨沿革之要茂對所宜今欲廢
關市之征輕什一之法賦一作歸踰年之戍罷無事之官則

國用靡資軍食尚歉人多胥怨邊有侵軼匠無良畫明示
謀謨其法令或不便於時吏人將未適其任賢士見沉於
負俗遺網有補於化源可以均沃墾於原田便工商於市
肆改制徵物釐創建正復務官曹澄清流品使朝有濟理
之仕邊有死難之臣而返俗廉隅還風朴略必書効實指
陳利害受問之外而有令圖各罄所聞備申謹議虛懷固
久勿隱予違

對策

杜元穎

對臣元穎案周易君道下濟臣志上通謂之泰其繇曰小
往大來臣歷觀書契已還君德定位未有遺斯道而能達
聰明自光極鴻業者也伏惟陛下誕膺明命克敷文德親
降大問詢于微臣愚臣智識庸鄙經術短淺不足以充明
詔知言而隱罪大矣敢不俯罄愚衷仰謝萬一制策曰朕

躬

策問
作恭

承丕緒寔濟橫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且

策問
作而成

湯受夏周武定殷劉矯羸弊魏乘漢俗必有至政存乎令

典者臣聞湯革夏政舒以質

一無此
三字

武革殷政思以文

一無此
三字

秦暴以亡漢寬以矯此皆古王之令典也比東漢既衰皇

綱幅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用漢法以取威權中原粗

平遂偷神器其政刑典禮蠢駁前世固非蕭曹畫一文景

更令之比也雖曰革命固無足採陛下承七鬯以取大器

赫雷電以掃羣兇功高一戎業定再造欲惟新制度以救

生靈幽明動植罔不稱慶實天下幸甚然臣之私心有願

獻替不憚斧鉞以干龍鱗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自古

王者易姓受氏告成于天則惟新制度以改人視聽所以

示亡王之道驕僻也所以示也造邦之景光也其餘少康

復夏武丁興殷武王興周光武紹漢則皆舉用舊典以昭

其先朝之休德淳茂也以辨其兇逆之滔天千紀也以志其紹前之光而纂修其德也我高祖勤恤人隱始除暴亂而建王業我太宗叶贊經綸增輝先聖皇天眷祐祚以名神於是酌之人心參之典禮立我王度為萬代業陛下誠宜恭以守之勤以行之克配彼天立我人極矧乎周秦漢魏造邦之事非臣一作今之所宜言也臣又伏見去歲徵臣等詔書聖旨殷勤憂天謫見今制書首章則曰求思至謨以策問答天誠次日期致和平惟新制度下曰改制徵物作廢釐創建正臣伏念聖上豈不以彗有布新之道明欲歲順天意旌于國章乎臣愚以為自古災眚多矣大者天地震裂次者日月薄蝕小者星辰變謫皆或應或否繫于其君之德也夫嚴風不能凋翠葉凝寒不能冰醇酎何則不當凋者風則何有不當冰者寒亦胡為然則災眚者天道之常

無德者當之不為有道者害亦已明矣陛下若欲寅畏上天大為恭禦則德為之實而禳為之華居其實不居其華此社稷之景福也制策曰禹謨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為是彝是訓經綸策問古用彰得失國志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為急宜明勅功利別白條流者臣聞夏禹之弼成五服也肇謨六府三事周武之誕敷明命也寔陳八政五紀語其功利其六府者人仰以生三事者德據以成八政為經國之用五紀為歲疑天之道別其條流則曲直木也從革金也水以潤下育物火以炎上同天土順則五稼阜滋穀登則蒸人乃粒直已以正德理財以利用務本以厚生此九功所以惟叙也八政食所以生人也貨所以聚人也祀所以仁鬼神也司空實平水土司寇實詰姦慝司徒實敷五教賓以叶多方師以具七德此

先王保乂萬有也周星者歲之紀合朔者月之紀信旬者日之紀星辰以察軋象歷數以授人時此先王所以合德二儀也得其道者王失其道者亡古今雖殊其致一也陛下執古之道馭今之有降此彛訓以及于臣但稟師說難副眷問制策曰較前策問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捨者沿革之要茂對所宜者臣聞貫今古蔽天壤而不可易者道與德也時損益而皆便於理者名與物也所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倚道之主莫不龔行其餘正朔服色聲明文物則三代已降逮乎陳隋各從其所尚爾伏惟陛下視其善者用之其不善者捨之此沿革之要也制策曰廢關市之征輕什一之賦者臣以征關市稅什一者古今通典苟不踰轍無害於人誠宜取之以資國用陛下明欲廢之輕之以息黔首甚大惠也然臣以為百姓之患者不生一作於

此生一作於法令不一賦歛迭興名目滋彰杼軸皆盡爾今王畿之外內地州縣亦不當賦繇者何有鎮守團練等使數州又置節度度支使皆多聚強兵增置部充車禾斗米皆出於人計其誅求十倍王府至於睚眦之際不戢自焚殺長吏夷城郭者又亦多矣卒然邊陲有難羽檄交馳必不得一人尺鐵以資天討伏望陛下下曠然之詔使內地州縣悉依平時舊師故老盡罷以息疲人則天下賦稅十減七八矣制策曰歸踰年之戍罷無事之官者臣聞王卒以舊楚子所以敗也將驕卒惰項梁所以亡也今緣邊將士功已高位已重進不求賞退不畏刑伏望申命將帥言於軍中有思歸者內以新卒代之願充軍者復以師律整之夫如是則軍政必行軍政必行則邊無侵軼矣臣又聞賞功以責任能以職古之道也伏見比歲詔旨諸員外兼試

等官才者能者改授正負其餘並依本資數進陛下已
得八柄馭功之道矣微臣又何聞焉制策曰法有或不便
於時吏有或不策問作人將未適其任賢士見沉於負俗遺網有
補於化源者此皆經國大體則當與朝之衆君子議焉臣
位卑職疑寡何足裨補然臣以為令合於經而人悅之者可
存也令為救弊而作行已久而猶未安之者何有也若乃申黜
幽陟明之典則吏人砥節矣遵弃瑕錄能之義則俊又効
職矣若王綱者布於方冊顧在陛下行與不行何謂之遺
矣制策曰均沃墾於原田便工商於市肆者臣聞度土功
因地利所以惠農人也禁末作絕竒貨所以惠工商也其
要在於申明田令與不擾市人耳制策曰改制徵物釐創
建正者伏以國家受命向二百年憲章典禮并吞千古今
陛下嗣聖御極孝理君臨華夏既平臨欲改制此皆先聖

舊典臣竊惜之臣又聞夏以木德王而正以人統殷以金
德王而正以地統周以火德王而正以天統孔子曰夏正
為得天此不易之道也制策曰復務官曹澄清流品者臣
聞設官分職以藏王事猶列宿定位同拱北辰也伏見艱
虞以來增置使額類官有二事人無底從銷錢銷食十傷
十擾今陛下欲使復于官人志所底此為政之本也臣聞
政以賄成則廉者貪匪疑直其道則貪者廉此仕進之情也
今聖慮及此孰不潔其源而浚其流乎制策曰朝有濟理
之士邊有死難之臣者臣聞舜舉臯陶湯舉伊尹則仁者
至矣今賢才夾輔俊乂揚庭猶滄海之富珠璣崑山之精
瓊玉但恐未盡察耳伏望聽政之暇引備顧問則十六相
相字一不專美於堯代矣臣又聞子驕者不至孝臣驕者
不至忠伏望陛下訓將帥以禮示師徒以義則伏節犯

難者孰變其功乎制策曰致策問俗廉隅還風樸略者臣以為非理也其化也於朝廷公卿大夫孰不退讓崇節儉而以率土之士疇不從風而靡乎制策曰授簡策問作之外當有令圖者臣以為當今所務者生一作於興禮樂務耕稼禁游食抑奢侈其餘則詔書所以問臣纖悉矣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二

策十六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一道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策目見四百九十卷與龐嚴同

沈亞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蒙光乃能寤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為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集作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遇者雖蒙聖莫能智集作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已集作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洞天鑒被幽塞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瞽愚非能逾於智傑副集作應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

六字川文粹作而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當伏竄弃之

尤不足塞罪乃輒伏進所敢言臣伏讀眷問周視聖旨見

陛下思未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

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眷問有念人俗之凋訛文粹

及于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之戶部兵部

舉之眷問有也思周於文武本固在於仕農臣請以禮部

工部之壞舉之眷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

濫舉之眷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眷問有

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意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

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集作忽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

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其由綱之不絕於所制故也太宗

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庸設尚書六曹以序班

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從集作區矣愛其人

若愛已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有墜也故明四目以

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集作指教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

聞者也集作開喻其未聞也其未聞也遵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

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黨集作夫而終不患

其亡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

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系于元首手足之用關于肘膝其

血氣根脉文粹作端緒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

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不尊其三字文粹首故足司其

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

勞首之處身由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

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今人俗凋訛

文粹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為治不避

平當時西有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

四五師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留庶滂洋之
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死諛
色或進轉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涼為虜兩河為
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
僇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權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
深吞危危文粹作苦衆多欲無凋凋文粹作耗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
士益謬矣武夫試射百中集作失為重騎射次之騎戈亦次
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
姦之背役者以俟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
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追僇於
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
于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
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況紐文粹作惣其綱乎

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
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
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
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集無
而擇之及手集作中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
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
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為朴博明為
狂顧以武為汙矣而況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
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久可化也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
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
竭誠不得也故殷宗之誠謁於神神感於夢而得傳說周
文之誠竭於氣氣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
誠而求之何患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

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捷

文粹

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

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則費之不窮工力之不

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于土階之上蔭於茅

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

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馱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

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

一文粹

於六職之書詳矣其

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遊觀之娛窮巧侈之樂恣羅紈之

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

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竒綵之廣

集作貢

秦隋

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墮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

已久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

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

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

於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

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止仕農之固業哉今吏部

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隅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字

為準考之

文粹

能否以定取捨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

補况十九皆偽人手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

利莫耶之才雖巧用

不能雕咫尺之木鷲鳥之羅雖善

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於

於字

為作

此籛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於朝者

歲各貢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其

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禮部吏

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

克已何患乎真偽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衆多其最急者

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令迭降而其旨

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謂慢易詐欺之藪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再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為刑部之源官無令猾賤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非止於闕蓋將病且瘡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文粹繆氣非所經而其體固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瘡也陳以竒方伐集作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于其中及瘡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佞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維也九州百郡國之

百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國之瘡病也嘉謨長筭國之竒方也強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饒良藥也夫百骸具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為瘡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為廢集作難矣臣以為天寶貽瘡始於一支久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瘡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克集作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冀居國之左足又有西戎之厲居于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三千里其間嚴疑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及遍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有之去喉能遠乎柰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莫若山

東隴右之急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毋
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
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
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
之有位而盜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武備至于十一月陰
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
之通也內密煥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
賢以為輔電凍霜雪禁其煩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
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暢集作之陽德也
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先川文粹作而
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薊歸集作幽燕
幽薊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為兵可戰也遂用
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矣作伏願陛

下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使人舉兵在立勢
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援
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
此立勢之樞也今幽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乘虛而
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隸實力
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蹤不
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湯水之東左臂不
能傍運矣此拘燕固集作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
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川文粹作則在如其威不聚於急
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
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為戎虜知畏
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
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璧走銀繒市言唯恐田

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閣之不邃也
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
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猾夏猶
已事嫁矣川文粹作既已負約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
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
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勢則亡怯假如陟險
利強弩以持文粹作遲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
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牛羊雜
畜及衣裝寶賂皆與之無令有所奮奪此顧利而亡怯也
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
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鳥燉煌張
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
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集作聚

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

東望啼呼集作嘑其感故國之恩集作恩如此陛下能不念之

臣意西戎今當踰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

擊鹽宥誠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

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鹽糗令邠

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

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

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

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賀集作河蘭撫喻其遺人飛聲流

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

烽之虞哉臣因曰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

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不直直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

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

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懼執事之臣不寤也眷問之所不
及者當臣之所蓄集作或集無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
懼罪言於非且也而况悔寒集作晨奮光馳曜之下筆
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於一二也
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三

策十七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一道

問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舊唐書陶
毗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諸本厚推誠
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
之所臻曷乎其莫新唐書可及已文粹三代令王質文迭
救而巧諸本偽滋熾風流寢微自漢魏諸本無已舊唐書作而
降足徵蓋寡朕顧昧理諸本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
敢荒寧諸本任賢揚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
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
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文粹愆
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文粹

有為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舊唐書踰檢大學明

教化新唐書之源也期於宣化諸本而生徒多惰業列

郡在乎頌條而于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

衰諸本俗情新唐書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

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文粹則耻格不形

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

欲諸本究此繆盭致之洽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

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

志在舊唐書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關辨

政之疵明綱條之所諸本柰稽庶富之所急何施二唐書而

革于二唐書前弊何澤斯惠于下土何施二唐書而理

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諸本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

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文類於理嚴充底定之策孰叶

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

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策

劉蕡

對褐衣小臣蕡二字文沐浴齊戒伏於彤庭之下文粹謹

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

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舊唐書但懷憤

抑鬱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文粹

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袂言之罪無所悔焉况

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下

制諸本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

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諱惡

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文粹伏惟陛下少加優俗

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

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
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
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
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
陛下憂勞之至舊唐書也若夫任賢暢厲宵衣旰食宜黜
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
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文
寒揮作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達請本
作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
之救災旱舊唐書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
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
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
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

心文粹阜財發號之歡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

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

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在察其文粹

手觀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

其諸本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

令舊唐書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

弊革于新唐書前守陛下念康濟之言二唐書作心則惠

敷于文粹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

和氣克克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

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

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為上聖之龜鏡又何

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

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言儲本哲王

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始終不懈而已臣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
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
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
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
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
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廣立本
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巧
作川文粹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織佞進
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
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
之計舊唐書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

謂布衣之臣不足以新唐書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
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者而不先憂乎臣以為陛下
之所憂者宜先憂七字諸本作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
先及之夫帝業既難而成之胡可二字文粹作固不可舊
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
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舊
憂書作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
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為恨臣
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
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陳諸本之夫繼故
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繇之地所以正其終也
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

正人臣又按春秋闔寺弒吳子餘祭書其名三字舊唐書春秋

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

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名法度之端則發正言

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

殘親骨鯁之直輔臣文粹得以專其任庶察舊唐書得以

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惣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

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

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釵生惟幄臣恐曹節侯覽復

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舊唐書先君不得正其

終則舊唐書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

腹心之寄闈寺專舊唐書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

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

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

札子舊唐書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

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舊唐書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

存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

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

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

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

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

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

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諸本

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

陛下明知之耳舊唐書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

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

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舊唐書

書作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不舊唐書敢盡言故傳有造唐

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舊唐書

書作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新唐書作不能用也文粹作忽而不用之

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

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

則有諸本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舊唐書作律

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

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

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

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

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

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効無肝食之憂矣臣前所

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

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大理者以其能任九官

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

左右惟其覽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

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願舊唐書作欲

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

機不明諸本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文粹

賢作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

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

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文粹作為

王臣致時為昇文粹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

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

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

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亡也新唐書作皆不知其所臣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

之情也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舊唐書慈仁者

親之育之如保舊唐書傳焉如乳哺焉二句文類作如母

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

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舊唐書署補除卒吏召

致賓客因其貨賄文粹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

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

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

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

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

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

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九重

舊唐書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

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舊唐書

書作疾厲繼之以凶荒臣以謂二字舊唐書作恐陳勝吳廣不獨生諸本

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諸本起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

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

知之乎陛下有子惠舊唐書作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

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

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

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兇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

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

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舊唐書作思自喜復生於死亡

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舊唐書作能

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

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

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毓諸本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

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

康兆人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而信諸本行無所不孚矣臣前

所言諸本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

教以導人修己也舊唐書作修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尊

人也舊唐書作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

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

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

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

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

去邪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

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弊不守則政散

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

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踈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粹

粹

粹

粹

粹

勸人作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言諸本欲氣之正在安其情以和之者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生二唐書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言諸本救災早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舊唐書文粹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並作七月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舊唐書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言諸本

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舊唐書勞書作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言諸本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徒舊唐書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務文粹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言諸本吏道多端太平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言諸本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

特以日者美其能宣

舊唐書

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皇

諸本

之所建也法者

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

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

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

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者因井田以

諸本

制軍賦間農

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

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

舊唐書

暨太

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臺省軍衛文武叅掌居閑歲則

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

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

文粹

不主

兵

諸本

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

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

芥謀不足以剪除姦兇

諸本

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

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縶藩臣干陵宰輔

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

命下以馭英豪有藏姦觀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

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

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

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萬

諸本

國始天子

而

諸本

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

前所言

諸本

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

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

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言

諸本

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

者臣以為刺史

三字英華

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

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

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新唐書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言諸本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雕鏤不蓄於私室文粹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言諸本辨枝葉者在諸本考言以諸本詢行也臣前所言諸本形耻格者在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言諸本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言諸本令煩而理鮮要在觀察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五字舊唐書文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為諸本所蔽欺乎臣前所言諸本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鼂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

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鄺生諸本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二唐書育二唐書百姓以教人慈二唐書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道

遙而無為端二唐書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
相而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
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
業之守念萬諸本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
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諸本足以為天下法仁足
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
致其理哉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四

策十八

帝王

歷代帝王為理一道

納諫一道

去諂佞一道

睦親一道

養老一道

御功臣之術一道

辨興亡之由一道

王澤流人心感一道

君不行臣事一道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一道

歷代帝王為理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
作賢良策第五道

吳師道

納諫上封章
廣視聽

白居易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啓沃之路久矣而蹇諤者未盡其
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
下之心智為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令之滅絕者通
于外上無違德下無隱情何為何方得至於此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賢有否至若
獻替之際是非之間或集作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
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自此至卷終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
十五門中撿取九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
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
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
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
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萬機
之重集作萬者乎聖人集作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
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佐集作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
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

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聖王
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驥可得至也
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得聞也苟臣管見之中有可
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
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况愈
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謬
諤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病如
懸之集作於握中矣納其謬諤則朝廷之得失如指諸掌內
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之目視之
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識思謀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
啓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蔽之有耶何集無何字戒絕
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之人君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
人臣者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勸

從諫誠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
復諫而理者也况其有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
也况其有得手勤懇勸誡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去諂佞

從謹直

前人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理
代豈遂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遂無賢正者
耶將有而不用耶思決所疑其徵何驗集作可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與從佞
亡也而取捨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
鮮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仍集作豈臣之職正惑
其心乎將已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對

對臣聞昏明不並與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矣

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由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

也然則興盛

集作

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

為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能出而為理

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

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

所以理天下易於覆掌也用捨興亡之驗唯明主能察焉

集作

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邦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

佞危然則猶前車覆而後車不誡者何也蓋常人之情悅

其從命遜志者惡其違已守道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况

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况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

也必敬而踈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及踈則

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假武威而自負也骨鯁

者日踈言則犯龍鱗而必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

傾斯所以變盛為衰轉安為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己引而進之知小人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讜言之為良藥也雖逆於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為美疾也雖遜于心忍而絕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為盛轉危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効唯明王能鑒焉

集作之

問睦親 選用

前人

對

對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人集作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教集作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傳開之以教訓選其賢能授

之以官政或出為牧守或入為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于內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國自集作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問養老 在使之壽富貴

前人

對

對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之集作善養者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也蓋能為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樹畜養集作樹畜之產以彙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為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時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為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為此小惠養

也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鷄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肉食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也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問御功臣之術

前人

對

對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則無厭

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忌之心啓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也恩榮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念功之道全或恐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惟陛下察之

辨興亡之由

由善惡之積

前人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繫於君乎

對

對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為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

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
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
君苟有不善二字集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
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
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人知其然故法集作天上不息之
道以修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慄
然如履薄春集作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慄然若馭朽索猶懼其
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憂樂
同於人敬慎著於己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
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為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集作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己及物而已夫

問王澤流人心感在恕己及物

前人

對

恕己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觀身推其所為以及天
下者也故己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壽則念之人嘉
生也已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已欲富則念人之惡貧也
己欲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已欲聲色則念人之怨廣也
今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酷之吏
集作苛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貧則服御
之費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
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
始則恕己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反己故恕之又恕之則王
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
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問君不行臣事委任宰相

前人

對

對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事亂專與亂其弊一也然則臣道者百職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寸所能盡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乎分務於羣司各令督責考其集作課受成於宰相不以勤倦自嬰然後謹殿最而賞罰焉審幽明而黜陟焉則萬樞之要畢矣故失君道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慮而彛倫未必序也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績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終非其宜勞而無功故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職也故陳平不知錢穀邴吉不問死傷者此有司之職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職况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事乎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人柄羣職由之而理亂庶政由之

而弛張君之心脅待宰相而啓沃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無集作非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勿用用則勿踈然後能訢合其心馴致其道蓋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前人

問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爲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

對

對臣聞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竊觀

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之人奉其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工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味盡文彩之華君之耳目雖恣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君之心體雖倦畋漁之樂疲轍跡之遊猶未至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頌於方鎮方鎮布於集作州牧州牧達於集作縣宰縣宰下於鄉吏鄉吏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是一一作而已哉蓋亦君好則臣為上行則下効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

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人亦集作實何堪其弊此又為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躁靜為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為人貧富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矣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饗遊有時不徇已情不窮已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茲乎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五

策十九

任官

議庶官遷次遲速一道

革吏部之弊一道

牧宰考課一道

使百職修皇綱振一道

議封建一道

使官吏清廉一道

省官併俸一道

議百司食利錢一道

議職田一道

審官一道

大官乏人由不慎選小官一道

使臣盡忠一道

議庶官遷次遲速

白居易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恒此經久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為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恐誘躁求之心將令久次而望功慮興滯用之歎疾徐之制何

以為中

此卷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撻取一十二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為官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而勸善之法缺懲惡之典隳矣大凡內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比集作近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為善集作政之速速於聖賢邪將有司考察之不精邪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豈善惡未著莫得而知邪將有司遺忘而不舉邪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

職四考遽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既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革吏部之弊

前人

問吏部之弊為日久矣今吏多於負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姦偽日起其計何生馳騫日滋其風何自欲使吏與負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妍媸者不能欺於藻鏡錙銖者不敢冒集作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對

對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請
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
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
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冒
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負不充吏是以爭求日進
集作姦濫日生斯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
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
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
則內外之官一命已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
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否臧者乎至使近代
已來窳而成弊真偽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
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姦此又
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

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
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
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戒銓衡之
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
明矣與夫羣集作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
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牧宰考課

議殿最未精
又政不由已

前人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材亦旣得人使之爲
政何則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
我勤恤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

對

對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
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

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
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
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
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
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聞賢者為善不待勸也集作何
哉性不忍為惡耳愚者為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為
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
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
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集有勸
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況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
皆待勸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
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
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真

不能識也雖有齊竽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
將失善善苟未勸淫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恤之心稱陛下
慎擇之旨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
也敷求俊乂而四凶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
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
故其法張則變曲為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為
臭使蘭化為艾也且聖人之為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
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操其要剗邪為正削
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
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非集作無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
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
人亦足成政所未致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
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

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賦歛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于州州謂于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問使百職修皇綱振

在手革慎
默之俗

前人

對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頽俗蕩而不還者由乎君子讜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已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

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修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爲歷代之頽俗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於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物自歸

之者無他溫涼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羣臣使情偽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謹直強毅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謂俾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修萬事舉皇綱振頽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議封建論郡縣

前人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亂何則爲制不同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慮乖稽古之義考其要旨其誰可從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黃唐郡縣之規始於秦漢或沿或革以至國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垂無疆之休大鑒興亡從長而用無論今古擇善而行侯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于策當舉行之

對

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要歸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弊也諸侯擅戰伐陪臣執國命故蠶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之議繇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也萬人無定主九族爲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固士衡之論繇是作焉又曰漢氏侯功臣王同姓其失也爵號太尊土宇太廣故鳩張瓦解以至於悖亂也而晁錯主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周之弊也旣以勢集無勢字亡而易衰漢鑒秦之亡也亦矯枉而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此焉以臣所觀竊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聞王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

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者在乎操理柄立人防導化源固邦本而已矣是故刑行德立近悅遠安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爲臣妾況海內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若法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於上人心叛於下如此則九族爲讎敵況天下乎雖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爲周之衰滅者上失其道天厭其德非爲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唯郡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教立不選賢非獨強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苟固其本導其源雖郡與國俱可理而安矣苟踰其防失其柄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下慮遠憂近鑒古觀今以敦睦親族爲先不以封王爲急以憂集作優勸勞逸爲念不以建侯爲私集作思以尊賢寵德爲心不以開國爲意以安撫黎元爲事不以廢郡爲謀則無疆之休不拔

之業在於此矣況國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議非臣敢知

問官吏清廉在均其俸厚其俸

前人

對

臣聞爲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爲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由者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刻不已也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

私利也況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集作臨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吏而望吏之不日侵於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侵刻使天下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以耻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為非者百無二三矣集作矣

問省官併俸減使職

前人

對

臣聞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集作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荐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

安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能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斲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負審其祿秩使衆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故祿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問議百司食利錢

前人

對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日集作月徵而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戶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稱集作相非官課積為集作於非連債至使公食有闕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患其集作在不均况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曷若謂之曰征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若日計其費歲會其用舉為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稅以分徵使萬人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故均之於衆則貧戶無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矣公私交便其在茲乎

問議百官職田

前人

對

臣伏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內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以來厥制不舉

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而廩祿一作租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案國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其田之肥瘠如此則沃瘠齊而戶租均等列辨而祿集作稍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誠能申明而舉行之則前弊必自革矣

審官

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

前人

對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欲正之其失安在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

其任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
乎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乎各盡其能也如此
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
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
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
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
及豈不且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
操鑿枘者無圜方之謬備輪轄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
其能職修其要彛倫日序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舉而
政未成哉

大官乏人

由不慎
選小官

前人

問國家台衮之材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欲救
之其故安在

對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
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祕著校
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恒六七焉然則畿赤之吏不獨
以府縣之用求之祕著之官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
責望者乃丞郎之推輪公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
其人臣竊見近日祕著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唯以
資序求未集作商較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已
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集作乏賢誠
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於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
任於鉛黃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集作十年已後稍乏
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杜集作徽倖之路俾進士
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爲文

權以救弊蓋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爲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員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難革其前失廣丞郎推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問使臣盡忠人愛上

在手明報施之蓮

前人

對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分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臣致其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進不則利退故

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樂君臣之道旣阻於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于下也故曰君視集作親臣如股肱則臣視集作親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待人如草芥則人視君如寇讎孔子曰審吾之所以適集作人人知人之所以來集作來我也則盡忠愛上之理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六

策二十

不政化

政理一道

政心成一道

不勞而理一道

風化澆朴一道

致和平一道

號令一道

達聰明致理化一道

决壅蔽一道

去盜賊一道

議赦一道

典章禁令一道

政理

見四百八十二卷
題作賢良方正策

吳師道

政必成化必至

慎終始

白居易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冊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垂
將作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對

對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影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一作政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而久之敬而終之八字集作誠則何慮政能久而終之不成而化不至乎自此至卷終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十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不勞而理在順人心立教

前人

問方今勤恤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爲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爲得至於此

對

對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爲君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爲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爲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已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已心爲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已欲爲欲

嗚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欲並行
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厲精纔可
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
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厚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已是以
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三五之
心爲心則政教何憂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爲欲則懲勸何
畏乎不行政教洽則不殷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勸勞
而萬人化此由捨己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
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爲心臣以爲
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也集作伏願陛下從而鑒之
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風化澆朴

由教不由時

前人

問眊俗之理亂風化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於

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於集作君臣又云澆朴之
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

對

對臣聞代之澆醜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
時蓋政之臧否定一作發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
蠶食瓜剖分爲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
覆亡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
景帝勤集作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
不試升平之美隣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
魏晉迄于梁隨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造集作建區
夏未遑緝熙迨于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
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

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隨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復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隨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朴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臣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人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則稂莠殖而糝稗生也故教化優深則廉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訛偽起而姦宄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致和平復雍熙在念今而思古也

前人

對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對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罷也則念省修葺之勞憂人財

之易匱也則念戒服御之費懼人之有餒也則念薄麥禾
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
則念節聲樂之娛恐人之有怨曠也則念損嬪嬙之數故
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
欲致王化於雍熙則在手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義軒之道
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侔唐虞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
夏禹之德也則思泣辜而恤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
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周之興
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魏
之讜議以致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
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化一作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則
天下雍熙矣

號令令一則行
推誠則化

前人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王重之慎之然則號
集無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令既下集作而心猶未
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導之而人
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對

對臣聞王者發號施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
一則國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
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矣
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
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
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汗之義言號
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
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

暮止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於踈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況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誠者也凡下之從上也下之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為也蓋行諸已也誠則化諸人也速求諸已也至則感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也集作矣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日見而人不信也集作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為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徃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人集作心顛顛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

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之集作發源蓋謂是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問達聰明致理化

前人

對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明文思也舜之所以聖而理者明四目達四聰也蓋古之理化皆由聰明出也自唐虞以降斯道寢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偽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醜使始加諫負始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醜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

鼓鳴則羣下之寃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勅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太和開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甌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寃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修集作條舉廢事使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明惟新以初爲常今其時矣時不可失惟陛下惜而行之則堯舜之化一作風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

問決壅蔽

在不使人知所欲

前人

對

對臣聞國家之患患在於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由由生於君集作壅蔽之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略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諂諛之言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艷妻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同歸於壅也集作矣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蓋謂此矣然則明王非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然者將在乎靜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甘言則慮趙高之諛進於則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顧艷色則慮褒氏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則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

晝夜慮之寤寤思之立則見其參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問去盜賊

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前人

對

對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庶耻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卑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効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人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科禁集作禁科雖嚴桴鼓未靜斂數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

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論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耻格舉其集作以賢德使國無幸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聞於擊柝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問議赦

前人

對

對臣謹案書曰青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產疽之砭集作礪管子作礪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喑啞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爲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爲得也何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

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
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典章禁令

前人

問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
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鑒焉

集無馬字

對

對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
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今集作昔時者歟但在乎
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
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狂直者以副
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
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聖之法明備而
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為待陛下誠信以行之也

三字集作將之

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

一作夜漁

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

已魯恭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今以
陛下上聖之姿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一邑一
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
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
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伏惟
陛下少垂意而行集作待焉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七

策二十一

禮樂

議禮樂一道

議沿革禮樂一道

復樂一道

議祭祀一道

忠敬質文損益一道

刑法上

罷刑獄一道

用刑寬猛一道

刑法用捨二道

折獄一道

議禮樂

白居易

問禮樂之

並集作

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微禮之崩

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此卷禮樂門並於白居易準備制科七十
五門中適取五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臣聞序人倫安家國集作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上

尚集作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

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

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

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

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

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

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禮

建集作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宸垂拱者三百年

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曰

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銷則

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戒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不

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

梁陳隋之弊遺風未殄集作故禮稍失於殺樂稍失於奢

伏惟陛下慮其戒銷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必

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茲乎

議沿革禮樂

前人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沿而理或革而

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効異也

方今大制雖立至理未臻豈沿襲損益未適其時宜將文

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本集作審至樂之情

不和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勿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

對

對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

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章

辟雍冠服簋簠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羽旄

屈伸俯仰之度一不循集作修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矣集作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作樂之本情矣蓋善沿禮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矣失其情則王莽胥習古適足為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況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捨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姿守列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

審本末而速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為體以別疑防欲為用以玉帛俎豆為數以周旋禘襲為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為心以中和孝友為德以律度鏗鏘為飾以綴兆舒疾為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沿襲損益不同同歸于理矣

復樂

古器

古曲

前人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捨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以為如何

對

對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本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

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矣伏觀集作觀時議者臣竊以爲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勤而恐集作動而怨則雖捨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鬴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樂也故臣以爲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僞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蕢桴擊野壤聞之者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感感矣故臣以爲諧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懽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

議祭祀

前人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以集作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禳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烝嘗者失䟽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爲何作可以救之

對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禋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神以集作而設教

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集作備其牲牲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其黍

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由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

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

集作物力

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禮物

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諂黷之萌生先王又防

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時非其度者則

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不捨二者行

於天下則人與鬼集作神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已集作

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

昧從生之文徵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弊亦宜禁之伏

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烝嘗不經者示之以禮禳禱

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亦齊風俗和人神之

大端也惟陛下詳之

忠敬質文損益

前人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爲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邪道有優劣邪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王質文忠敬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樸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

對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

也禮者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人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僇救僇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集作同根於冥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王典謩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

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絕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爲己任以行夏爲時且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僇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瞻其集無前而道繼三王顧於集無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美於上古矣

罷刑獄

北齊天保八年策秀才

問帝王之柄賞罰爲首雖三代損益百代可知未有捨此二途而能弘風闡化聖賢爲治咸出斯道明獄訟之來非關叔世孔子三日而誅少正卯太公下車而戮華士康王

疑作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明措刑由於用刑非去殺而刑
誥清也然子產相鄭唯殺一人子文治兵刑遂無用伯禹引
罪自歸武王見辜而泣雖政治不殊而理亦相反朕恭臨
萬國祇御兆人觀之如傷有同赤子未能以理代刑舍其
律憲亦輕罰緩死漸就蠲除去凝脂之網收刺骨之怨臨
麥秋而惆悵望窮冬以載懷思使盡服象刑同唐虞之世
罷獄息罪等成康之時循酷俱治宜有辨析誠有未遂想
望其中

對

李德林

對述聽風聲介踵文武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結
繩而治無德之世有臯更慙殆是天愛昔人唯令設教神
化一作仇末俗要須密網又豈淳風已同往者之不追澆法自
然遂確乎而不變然而成康之衆逮幽厲而爲燬羸項之

人至文景而刑措方知桀紂居羲昊之世亦比屋可誅勛
革處相靈之時即垂衣而治唯應宣尼去殺必期之以百
年周人太平會資之以三世我國家之殺龍斬蛇斷鼉獵雉
牧羊驅雞之法烹鮮放馬之功莫不因冥冥之心受蒼蒼
之命十軒九舜千堯萬禹聊持揚摧俱何足稱至於約法
憑威行師用武怨起後征之地哀切自犯之辜故上下千
官遐邇邇兆庶風化之所遵達政教之所抑揚皆肅肅然若
嚴刑之在側矣但臯陶之類常問黃沙定國之流恒持丹
筆分陝有棠陰之德剖符致蒲鞭之美梁獄決疑不假陶
朱之壁楚國以理無用莊生之金稍簡刑書漸行禮教使
馱馱遠至懸感仁心獬豸來儀不知所觸然後升東嶽而
揖羣后望西方以謝聖人復何如也謹對

用刑寬猛唐

問獄市之寄自昔爲難寬猛之宜當今不易緩則物情恣其詐急則姦人無所容曹相國所以殷勤路迂尉於焉太息常弦折衷歷代未聞輕重淺深佇承嘉議

對

上官儀

對攘袂九流披懷萬古覽七書一作之奧義覲金簡之遺文觀皇王臨御之迹詳政術樞機之旨莫不則乾綱而張禮樂法運震而置威刑縱使軒去鼎湖非無涿鹿之戮舜離雷澤遂有崇山之誅自臯繇不嗣怨疑生長徃甫侯設法徒有說於輕重子產鑄書竟無救於衰弊是知風淳俗厚草艾而可懲主僻時昏黥鑿而猶犯我君出震繼天乘一作宰化孕十堯而遐舉吞九舜而上征猶以爲周書三典既疏遠而難從漢律九章已偏雜而無準方當採常弦於徃古施折衷於當今若能詔彼刑章定金科之取捨徵

其張趙平丹書之去留必使楚國受金不爲莊生所責長陵盜土必用張子之言謹對

刑獄用捨唐

問玄默垂拱理歸上德法令滋彰事鍾澆季是以唐虞畫象四罪而咸服姬夏訓刑三千而愈擾故知勝殘去殺必在於弘仁反樸還淳不務於多辟一作不勝方知削茲三尺專循五禮幸陳用捨之宜以適當時之要

對

張昌齡

對兩儀亭育蓄嚴刑於積陰四氣平分降明罰於秋序是知觀象設教聖人所以勝殘因物造端懿后由其立辟故媯川受命士師陳九德之歌瑤山載刑呂侯訓百鍔之典然則激揚神化鼓舞皇偕疑資粉澤而弘風候德刑而振俗是故六轡在御飛龍之駕可斯九戩不施奔鯨之害斯兆

縱使業優卷領道邁曾巢齊飲啄於鷄居絕徃來於犬吠
猶未可長懸三禮永擯五刑削茲噬嗑之科專行忠信之
薄况今時推纂聖運屬升皇猶勞丹浦之誅尚漏青丘之
罪伯夷典禮與猾夏而同科司寇詳刑共春官而聯事自
可遠稽九伐近命三驅釋刃鋸於凶魁休甲兵於原野然
後施疑作威象闕展事天宗繼美媧黃追風火燧石渠未
滅豈待得一作輒議寢刑中嶽既封自可專循大禮謹對

同前唐

郝連梵

對法星垂象列九霄而照燭習坎分爻疏六位而輝煥故
有皇王慎罰俗以經時聖哲詳刑開物而成務莫不克
清函夏載穆黎元制天討之威嚴弘秋官之典憲舜遊媯
汭乃去四凶湯出鑪宮諒除三面然則質文異代興廢殊
途微禹會昌仁流於下泣獨夫受戮禍招於剖心自運徃

道消淳離朴散王風不競苑柳之刺斯聞右德方衰杞

疑作

棘槐之刺

疑作制

斯闕望夷招敗酷甚凝脂函谷生災寃多

精氣雖復蕭何改創爰始九章温舒上言仍譏一失網漏
吞舟之罪主苟持寬律如盈閣之繫吏還舞智邈手遺法
允屬升平大唐執紀先天疑圖王氣化軼胥庭之上功超
出疑驟之前掃氣侵於乾樞靜囂塵於地軸紫微君聖時
乘光於得一黔首安日用陶其吹萬皇帝上元統曆下
武嗣徽道叶順風契黃神之罔象精通就日符赤運
之文明於是職列英奇朝班俊乂載升降之節既著禮
容臨甲乙之科方在政辟道無爲以端拱思有罪而責躬
念向隅之獨頰乃納隍而軫慮曲詢管庫取薦芻蕘誠宜
妙簡平反旁求庶獄渭橋驚馬必歸張季之言禁圍射免
勿爽高柔之旨于公陰德委以廷尉之司盛吉深仁授以

憲曹之任剖符寄劉寬之輩蒲鞭之教可追分陝趨邵奭
之傳棠陰之聽斯在加以五詞咸備兩造兼持運靜躁於
韋茲聽遲速於寬猛獬豸雖觸咎繇行其惠化蒼鷹輟號
邳都息於煩苛自然圜犴空虛靡怨黃沙之罪鉗鈇安用
無施白粲之刑則迹邁成康道逾文景不仁自遠無得而
稱謹對

折獄之理 唐

問大道未隱教而不誅比屋可封畫衣無犯是知金科玉
條不制淳厚之俗嚴刑峻法定施交喪之年皇家化軼無
爲德高遠古棄叢棘而去嘉石投丹筆以廢黃沙願言此
道則防萌之術無寄苟違斯理則削觚之化闕如且齊國
遺冠楚人封府肆眚之制無復前聞欲擯多幸之心便復
作解之義用捨之要咸宜具舉若其法術之興非無首唱
律令之起固有厥先何王絕鋸鑽之科何帝易肌膚之痛
方明折獄之理宜一作詳先代之規幸可縷陳故實無爲
毛舉而已

對

張處信

對五材遞用前聖因而設刑四象代興往賢則而爲治所
以明弼五教敬成三德爲安上之鞭策作御下之提防粉
黛帝猷脂澤王化故軒皇六禁設言而不違媯帝三君畫
象而無犯旣而末代多僻亂政滋章網密凝脂文深刺骨
威逾夏日苦烈秋荼或酷甚棄灰或刑深盜土遂使棘林
之下鬼哭呈袂一作函谷之前冤魂表畛疑雖漢文易肌
膚之痛孝景戒鞭朴之科竟未革弊除煩焉能救焚拯溺方
今膺期千載保業重光表至德以泣辜布深仁於解網敬
刑若祭重獄如傷誠宜削季葉之慘科襲至安之有美自

可駕三皇而駢五帝超千古而籠萬方欲廢彼黃沙赦茲
丹筆眷言斯理蒙竊惑焉何者德刑逸施寬猛相濟是知
明君至又不獨任於詩書哲后欽明豈專行於禮樂此乃
以殺刑期無刑繇絕代而不渝邁終古而無替愚謂擯蒼
鷹之酷吏棄乳虎之屠伯然後舉臯陶而作士命隨會以
守官則內盜自奔不仁斯遠自然防萌之術無闕削觚之
化有餘豈止封府之赦不施遺冠之宥無設用捨之義夫
何足疑且律之興其來尚矣蓋三光列景法星麗於天文
六位成形習坎彰於易象爰洎貳負見山海經初沿維繫之科
降及四凶始受殛流之罰及庭堅翼舜獄律遂此陶情蕭
相主劉甲令於焉刻意至如鋸鑽之絕班固書而可知肉
刑之興孫卿論而已備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七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八 策二十二

刑法下

恤刑二道

刑法得失一道

往代為刑是非一道

普災肆赦一道

止獄措刑一道

論刑法之弊一道

使人畏愛悅服一道

議肉刑一道

刑禮道一道

恤刑

問易稱議獄書載恤刑人命所懸於茲為重然姬旦制三
典之宜蕭何定九章之律漢文除肉刑之科孝景減笞筆
之令互相沿革雖復不同意在明威終資慎罰今既道符太
古德侔往初化越可封時當刑措專欲導德齊禮纔畫衣冠
反朴還淳肌膚不慘復恐隨時之義草艾不足懲其憊揆事

立方赭墨無以防其僞歷代輕重捨用之規幸爲陳之何者便俗

對策

辛崇敏

對某聞天播四時資寒暑而成歲國持二柄慎賞罰而稱
權然逃聽上皇異冠鞞而知禁泊乎後葉迺黜刑以懲非
故議獄緩刑著乎易象欽哉惟恤勒在虞書姬旦佐周量
國政而爲三典蕭何輔漢取秦法而定九章逮文景仁明
幾稱刑措減笞箠之令除肉刑之科降及當塗至於典午
或遞相輕重筆削異端雖變革隨時各殊塗而並驚禁邪
助禮乃一揆而同歸我皇敷哲欽明丕承寶祚道高連陸
績邁羲軒玄德潛通神功侔於造化損已利物惠澤洽於
含靈馭俗調風布春官之大禮明威止殺削秋荼之繁刑
任臯陶以士師命定國爲廷尉惟明克允人自不偷此屋
有可封之人道路無赭衣之伍納黎元於仁壽反眈俗於
淳和蕩蕩巍巍無德而稱矣五刑八議金科玉條沿革合
其規模損益得其輕重較如畫一法無二門用化洽於時
雍將行之而不犯循之爲美改作非宜謹對

同前

劉藏器

對結繩以往闕文字而不傳觀跡以來煥圖書而可矚日
溫月冷旣暢之以陰陽左春右秋亦効之以生殺方之四
序取則二儀震雷霆以懼威象天討而明罰至如赭衣艾

筆

荀子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共艾畢緹
赭衣注畢與鞞同又古字筆畢通用

之制用於唐虞之朝剗刑宮

割之刑施於夏殷之日旣申之以三刺亦放之以五流鄭
產鑄書呂侯訓贖秦吹鼎鑊漢調菹醢變三章而制九章
減五百而笞二百歷當塗而且用涉典午而兼行今德冠
往初功高遂古旣反貞淳之俗還歸仁義之衢解網泣辜
惟刑是恤斷而難續夙採緹紫之言議獄緩刑久納溫舒

之奏不輕不重非省非繁既合時宜無勞橫議謹對

刑法得失

問象五星七宿法壅水勝金是何刑焉深感其義賣爵緡錢之令越官朝會之律見知腹誅之法直指夏蘭之使不知誰制莫委所由因戲加杖其人絕命解鬪觸刃從子殞躬有若此流將欲何斷夫杖妻面致大辟之科婦搏姑耳從減死之論斯之所決於禮安乎鮑昱赦東海之殺人陳忠縱潁川之請代如其得失亦可聞諸

對策

對某聞孤矢以威用刑之迹遂兆雷電皆至折獄之義仍明乃有金扑異儔行乎舜日劓則殊類施於姬年莫不疏密隨時輕重沿事語其數各有像焉土壅水而流宮條斯準火勝金而逾墨點法是依於疑作七宿異節之精實惟

贖罰則五星應改之變爰在劓科上郡羅早孝景復循漢食貨志

修賣爵南畝不出武帝遂下緡錢官起於一作張湯朝會興於

趙禹公孫生見知之漸顏異為腹誅之初直指夏蘭之輩

出於慘刻之日斯並虛生疑作所得一作佞臣攸致至若因戲

杖而絕命觸鬪刃以亡身既有誤致之由斷取罰金之議

妻則為室夫亦稱天雖云杖面一作陷一作容大辟良為情疑後

王肆其不敬由斯之故方致極刑婦之承姑嚴於子道豈

此陵辱以後減論然則鮑昱之科於義失矣仲遠之駁與

禮符焉赦子母之情非無高趣縱昆季之代已在前譏謹對

往代為刑是非

問乾靈著象聖人仰則左生右殺天之道也先寬後猛王之度焉何則反魯刪詩下車而誅少正入關約法締構而封雍齒為往迹之浮言為後塗之令則若云刑法不施於

淳朴殺戮必用於凋訛則感電前皇不應染刃望雲後帝
方示草纓沉吟久之未知孰是至於宜獄宜犴五刑九刑
清室黃沙之肇基執秩僕區之創迹墨幪抵罪點服記刑
誤法理而揮刃謬刑名而伏劔咸悔胎祖側佇根由方聽
安于之言復疑作温舒之奏景慕理桐之術欣聞觀璧之
規欲揆何人得階斯理鐘繇王郎尚且相持叔向鄭僑猶
疑競爽度長挈大誰最指南勝躅高縱音何代爲是

對策

對天道未醜混彼我於非馬上德云失迫聚散於驅雞所
以聖照幾先賢圖事始創禮崇敬攸開揖讓之端設法明
威用杜姦邪之路然則昌戶受曆斬凶殘於鳳墟壽丘馭
圖翦姦回於鹿野將銜勒以控奔馬興隄防以給羣流既
繫事以憐舒亦隨時而賞戮遂使仲尼反魯先誅少正高

祖入秦遽封雍齒上如黃神攝運丹陵纂曆步驟之軌髣

髴殊塗亭毒之規依稀一致况乎時屯競逐理便於干戈

道秦疑作秦讓夷義歸於玉帛斯則銅兵玉珎固可舉於軒皇

艾服草纓豈謬施於唐帝至於宜獄宜犴詩人因賦以誠

時五刑九刑晉臣貽書以訓俗卯金啓漢詔清室以懲姦

典午承曹建黃沙而肅物晉疏執秩楚設僕區令尹之調

馭長安點服化探丸之子唐侯之光宅天下墨幪致鑿頂

之夫法或謬如李離伏劔刑疑濫及勾踐揮刀屬以安于

絕澗之詞温舒緩刑之奏候理桐以察理擬觀璧以照姦

擅彼高蹤雖云可尚自我作古夫復何遠且魏朝御史議駁

鍾絲之踈晉室大夫書譴鄭產之醜荷校戒耳迷悔吝於

六爻騁轍荒心垂欽恤于三緩欲允時須議將安屬未

若踐谷陶之勝躅詔于公以度長詳彼刑書無溺情於愛

惡揣茲心稱不撓法於重輕自然束影還淳與三皇以此迹削彫歸朴局一作五帝而遐蹤謹對

書災肆赦禮部試第二道

問書曰肯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爲政以德不足耻格峻文必罰斯爲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論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

白居易

對聖王以刑禮爲大寶集作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爲大寶集作大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不集作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

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殺集作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其澆醜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制集作文由茲興焉此聖王集有所以二字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而集作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何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

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可知歟謹對

止獄措刑

在富而教之

前人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爲君赭衣蒲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集無有字耻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末著之于篇

自此至卷終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撻取五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仲尼之訓也旣庶矣而後富之旣富矣而後教之

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勸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讎斂萬姓窮苦有怨無耻姦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彘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爲寇賊羣盜滿山赭衣塞路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

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爲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臯陶爲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出集作生臣竊以爲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僞於聲集作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德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耻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論刑法之弊

并法科選法吏

前人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爲而大和今何爲而未理事同効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而官吏不得其人耶

對

對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行於今而人未和平集作休臣以爲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習之則詐僞而滋章滋章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閣制勅堆盈於按几官不徧覩法無定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

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手於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
贖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矣有陷讎怨者矣有畏權豪者
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善怒出入此附由乎
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
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
章剗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
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法律集作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
文中一作任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爲上科則應
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爲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
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爲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爲
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庶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培克
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遇詐小吏竊而
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羔

則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死而垂泣三
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乎集作在
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使人畏愛悅服

理大罪赦小過

前人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恢
則漏網而爲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
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
爲得

對

對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
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況小者乎刑故無小沉大
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
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

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糾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吏是故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赦集作捨之臣伏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邪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慢集作寬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爲理者舉其綱疎其網網舉則所羅者大矣網疎則所漏者小矣集作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朝官捨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暗集作闇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議肉刑可廢不可用

前人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爲可

對

對臣伏以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爲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刑劓剕椽黥劓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爲之而天旣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邪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邪此臣所謂

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捨順
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
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傷面集作則
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
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若集作此可否之驗
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
不變法臣以為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刑禮道

迭相爲用

前人

問聖人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導人情
故人知耻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
也意者將偏舉而行邪將並建而用邪後其宜先後有次
邪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
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對

對臣聞人之性情者君柔土田也其荒也則雍之以刑其
闢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
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禮而後刑終則
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
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
耀集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
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
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
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爲用故王者
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淫致人於勸
懼莫先於刑刻邪窒欲致人於耻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朴
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

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亦如祁寒之節則踈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順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校集作較其長短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用達其宜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虞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其時矣伏惟陛下措而不失焉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九

策二十三

平農商

工商貨幣一道

泉貨一道

錢不行一道

屢肆一道

四民之業優劣一道

衣食之源一道

倉廩之實一道

息游惰一道

平百貨之價一道

工商貨幣

問夫貿遷化居資貨以通守位聚人理財爲用故龜貝贍於夏殷金幣富於周漢項國弗崇侈而府無盈儲賦不加厚而黎庶彌貧實由貨重物輕以臻斯弊若有單子推權之宜賈生歛散之術其具陳之

對策

丘珍孫

對臣聞哲王之統俗也陳貨洪範通有無之用取市筮嗑
致交易之所至乎九府立其法資幣量其宜蓋理本救人
而輕重隨代故周景鑄金穆公規其失漢文造弊梁傳議
其違雖貫朽弗藏而市非物輕梁肉不賈而家非貨重何
者淳朴既散澆偽成俗情農奪其歲功徇利昧其日用所
以負販盈廛分穀布野崇朝思食則物不得貴爭利殷阜
則貨不得賤故弋綈雖御國之所先蒸入乃又邦之攸本故
賈誼慷慨陳力農之戒仲舒殷勤明重穀之說今宜思五
土之宜勤三時之務教養殖人賞課田畷重遊適之賦輕
力穡之役慕李悝於魏邦式蔡癸於漢代用能遺穗委畝
紅粟露積垂拱巖廊繫壤衢巷詠歌升平豈不盛歟臣學
不師古識昧政化勉酬一作充賦在問敢獻瞽言

泉貨

問義農之時市井爰立夏殷以往泉貨無聞太公立九府
之法夷吾通萬鐘之藏輕重良由於出令歛散實在於得
時自此以還資幣數改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文帝
四銖賈生深博禍之歎既而白金易賤赤仄難行小則米
石至萬大乃一當五百禁鑄彌重姦錢益多雖復棄市相
尋黥罪日報苟非其術爲害更深且示以厚利隨以重辟
是誘良民陷之坑穽朕屬此流弊情甚傷之故罷均輸之
官省鹽鐵之利復欲收銅於斷鑄勸百姓於農桑奪商賈
之權塞兼并之路而象稱交易書載懋遷歷代相承行之
已久一日變改公私非便且軍國所須虛糜一作費猶廣尺
寸爲用分裂亦難益國寧民應有長策明言爾志以沃朕
心

對

宋伯宜

對臣聞楚王明月之珠寒而不可服魏主照室之寶飢而不可餌然則養羣黎之氣命爲萬姓之衣被苟異農桑義難豐渥雖繼天象日之際猶爲血歛但立地甄海而還誰不粟食質文空變高深自從親籍躬桑殊途共致故得時名有道世號無爲英聲鼓而未窮茂實飛而詎已方驗稱爲寶者不勞氣白如虹謂之天者不假圓而似蓋且鑄金爲具信有從來漢改四銖秦行半兩用捨更互廢輕就重之宜損益不常地馬天龍之異復有豫章銅岳蜀道銅山全歸佞倖之爐傾入諸侯之冶所以公私大半僞實相蒙姦佞用此而兼并豪戚因茲而聚歛洛京三鄩之內賈客雲屯齊宮七市之間商人霧塞乃令東漢楚子高閣浮空西蜀彭家連樓跨術雷車電騎多出工巧之家列鼎撞鍾無非貨殖之里賓徒藿肉鮑書不足倫僮僕藜餘張詩莫

能序三田爲之廢業五稼由此多荒伏惟陛下依乾度立坤功道則光格四天德乃牢籠九地五羊銜粟時和之義先表雙雀飛鳴歲稔之徵已見尚留情天下之命置懷天下之本欲絕彼工商斷茲鹽鐵乃還淳之要術非進取之權道何者今東南雖款西北未平戎馬可馳兵車驟轉假復銅頭鐵額本無敵於黃軒繕甲行師固有勞於蒼帝誠宜立彼田畷闢茲泉府旣篤墾草之功還修上林之務耕疆抗陸織室開扉採彼三條藉茲千畝時行范子擒吳之祕計兼弘管相霸齊之遠略隴西馬援監舊鑄之司淮陽汲黯塞姦爐之巧乃復鑿杜冶之便宜䟽鄭陂之浩淼羽林創其始中郎嗣其末王基進業榮就沮漳鄧艾申權功成陳蔡丘陵滅矣禾粟之饒未虧洛水竭焉資貯之蓄寧戒於是修天陣縱天兵旣欽馬於南池遂徵鷄於西海然

後收銅勿用沉璧而歸崇士女於耕桑禁綺繡於商賈則
堯心舜行併可陵勝火職雲司翻能度越者矣謹對

問錢不行

對

岑文本

對去智絕巧聖人之至德斷彫爲樸先王之令圖是以賈
多端則貧士多技則賈未有崇茲剗剗競彼奢淫而能匡
國安家宣風致化者矣自文明御宇大拯黔黎繼禮樂於
將絕反淳風於已散庶績伊凝彛倫攸序雖復工商異類
四民之禁惟宜而錐刀必爭三農之務或失誠宜絕其麗
美敦茲質朴刻玉雕金棄之如芥草揮鋤執耒紀之以賢
良則稼穡惟興勤體之夫知勸怠惰方革遊手之人自除
謹對

問鄆肆

對

郭正一

對鄆肆之興用存交易山澤之利事屬貿遷是以先王因
井而制君往聖觀交而立義將以致茲百族通彼萬商羅
肆巨千廣充山積之貨旗亭五里俯映星繁之珍是使蹠
馬迴輪歷闐闐而流溢往商來賈候朝夕以盈途豈唯灼
著蔡以觀貞旁臨季主之肆泛萍蟻而開宴近對文君之
壚詎比夫齊宮七市女閭連閉殷室九君姬屋成列但負
販之徒異業趣競刺繡謝其倚門多財歸其善賈由此聶
政屠養無辭屈辱平仲有求終甘湫隘故知枿毫之子不
可責以忘機徇利之夫難以徵其重義况帶翳之侶本異
夷齊貨殖之徒率同倚白若通其小利諒無擁於四人限
以淳心恐有乖於一物誠可除茲濫賄禁彼邪贏則姦黨
自銷不待曹叅之令市無二價詎止黃軒之風謹對

四民之業優劣

問士農工商四疇各業廢一不可取譬五材而闕里致言
鄙於學稼漆園起論爰稱絕巧豈先聖垂文義有優劣將
隨方設教或有文理或變通者哉爾其矢陳用啓前惑

對

駱賓王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馭錄乘乾踐帝順舒憐以集作字

眊莫不畏九士以開基集作列九因四人而安業故農為

政本兩漢舉力田之勤財日聚人九市列維金之利陟龍

門而就日入仕彈冠斷蠅翼以成風追工運斧咸用因人

成事隨利濟時蓋五帝通規三王茂範然則泣麟上聖訓

三千以領徒夢蝶幽人搏九萬而齊物欲使丘門志學折

文粹以問農之言漢渚絕機杼以權園之巧斯乃變通權

教趨捨異集作宜當今海內久安天下樂業士食舊德農

服先疇自可孫弘獻書以待公車之詔王丹載酒時慰田
家之勞謹對

衣食之源

禮部試第一道
貞元十六年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
不績者不練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
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
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疆
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已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
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
焉

對

白居易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
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論

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之所宜者多土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惰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其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不朽者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靡集無靡字萍於中陵集作達植橘柚集無柚字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墮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利集作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倉廩之實

禮部試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植集作食多竭往年時雨憊候宸慈軫懷遣使賑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輕集作矣竊聞耿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署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約平出糶所以時無難食亦無傷農今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歛散以均貴賤其於羨集作美利不亦多乎

對

前人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爲之開衣食之源

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窺粗知其本何者夫天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即一作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歟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匪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循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費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循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

布帛之賤者由錢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大集作問謹對

息游惰

勸農桑
罷織錢

議稅賦
用穀帛

復租庸

前人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惰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戒游惰之失其道耶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此下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
門中撻取二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蚩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亦蹈焉雖白刃亦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

之人亦歸矣而況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日勸之亦不爲矣而況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歛失其本也夫賦歛之失其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連債豐凶既皆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豪富田墾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困貧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

錢刀重也夫糶甚重

集作貴

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甚重則

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之集作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死丈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勸興則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反躬於東作欲其游集作浮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歛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

誠矣念竒器之蕩心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已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谷響集作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欲其游集作惰其可得乎謹對

平百貨之價

陳歛散之法請禁銷錢鑄器

前人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歛散之節失其宜邪將布帛輕重之權不得其要邪

對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

歛之則下無弃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弃物矣歛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末有易此而能理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歛穀防儉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狀惟陛下惜之臣又見日者二字集作今人之所以弊者由錢刀重於穀帛也所以重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為器銷集作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則官家之歲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哉集作手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者也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銅既無利也則錢不復銷矣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

策二十四

曆運

五運一道

曆數一道

災祥

祥瑞一道

議祥瑞辨祲災一道

興五福銷六極一道

辨水旱之災一道

養動植之物一道

五運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策第二道

吳師道

曆數

問玄龜效祉鼎命昭夏王之祚赤烏呈祥金德惣商君之業白魚躍而周道隆丹雀來而秦德霸殷因夏禮損益可知秦盛周衰天人何昧若水滅火起殷周之運匪人若桀暴紂昏廢興之期自我然而龍鬪興於夏日鼃祲發於周

年災祥兆於前成荒敗形於後政蕩蕩之德何所加焉佇爾揚名為余張目

對

馮萬石

對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火德分一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迪一作遊天將白環昭虞后之功玄珪錫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為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下化光坤載道叶軋行摠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粵若稽古推曆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曲採芻詞開闡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壅塞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遽啓丹書俄迴白璧君臣道合則遐邇又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百六為霜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曆數斯在惟德動天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悔怯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曆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鬪龜祚之發人與事并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一作神契神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人文化成狂聖之來是我蕩蕩之德何敢不通翼翼之心爰疑作奚施不可天也人也坦然克分時乎命乎昭文斯辨臣優柔理道一作至理杳同河漢或躍文江懼深冰谷謹對

祥瑞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策第三道

吳師道

議祥瑞辨祲

集作妖

白居易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祲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祲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妖反為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有集作成禍於帝辛豈吉凶

或僭在人將休咎不恒其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効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集有為字無災亂代或

間集有其為二字有瑞報施之道何謬集作蓋集作哉

此下五篇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為災祥集作孽之根妖瑞為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然則道之休明德動軋坤而感之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之者謂之妖瑞為福先妖為禍始集作將興將廢實先集作啓焉一作瑞為福始將興必先示焉妖為禍始將廢實先啓焉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為瑞為妖未可知

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悟君心俾乎德集作君修改悔之誠以蒼天鑒如此則轉亂為理變災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雉雉于鼎宋景有罰榮感守於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則升耳之異自殄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遺亦謫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亦冥應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王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足明休咎集作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為妖悟天鑒者災亦為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歛集作役輕服用儉兵甲集作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聲教

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雨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百騰不藏佞役繁集作煩征稅賦集作賦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今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亦不于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爾王者但外思其政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粹有能立道之川文粹能行雖有瑣瑣之妖不足懼也臣不字竊謂妖瑞集作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而書之

興五福銷六極

前人

問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矢思欲銷六極興集作致五福歐一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為得至於此也五字集作可致於此

對

對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為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

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
氣訢合網緼積為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
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為甘露凝為卿集作慶雲垂為德星散為
景風流為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
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
者中和之所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
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
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
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
堙鬱伐為凶短折攻為疾聚為擾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
其羨者潛為伏陰淫為懋陽守為彗星發為暴風降為苦
雨四序失其節三辰亂其行迨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夭闕
而不遂木石華蟲之怪皆雜糅集作糅而畢呈夫然者不中

不和之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
昭昭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診所加親
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之以廣利
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為樂變病為和惠化之
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
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人憂之所自欲救人之病
先思人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絕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
而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
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則必應疾而化速利
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此集作是可以
陶三才繆鑿集作鑿之氣發為休祥歐一代鄙夭之人臻乎
仁壽中和之化集作氣夫何遠哉

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

前人

問狂恒雨若僭恒暘若此言政教之道必感於天也又堯
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
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
二義相戾其誰可從

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
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
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

對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
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
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大小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
不戢軍旅有強暴者焉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冤濫者焉或小
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焉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焉或

男女臣妾有怨曠者焉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焉或賦歛者
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

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爲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遇

集作一

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

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冤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

者耶於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幽

怨者耶天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

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

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云

集作

狂恒雨若僭恒暘

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
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則雖踰月之霜經時之
旱至誠所感不能爲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
暴身致雨者有救火返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

能感通況王者爲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況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年集作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也集無字蓋陰陽之定數也集作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轉集作時也將在乎廩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蓋是謂也集作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

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家至而日見衣之而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原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歛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糴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兵甲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利集作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祈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滌滌內川以佳璧祈土龍

於玄寺舞群巫於靈壇徙市修城貶食撤樂緩刑省禮務
稽勸分殺哀多昏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見
集作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
救大困危集作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之於集作困則
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義農唐虞禹湯文
武皆由此道塗集作而王也

問養動植之物

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龍

前人

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物財集作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
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物必暴殄而財
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
取之以道是以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
戈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

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麋郊蝼蛄五穀百草果集作不中
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鱉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物
集作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
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狘胎卵可窺麟鳳効靈
龜龍爲蓄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Table with 12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likely a ledger or record book. The text is faint and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